

当时明月在 应照彩云归

高野山纪游

□ 张文良

在当今日本,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历史上的弘法大师空海。空海大师不仅开创了日本真言宗,而且以其传奇般的经历、多方面的文化素养、对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巨大贡献,得到当时和后世日本国民的广泛尊重和敬仰。

空海大师开创的修行道场——高野山,是日本民众向往的灵山。在日本求学期间,笔者一直期望能够到高野山参礼,但未能如愿。这次受早稻田大学花野充道先生邀请,利用国庆长假,终于踏上了参访高野山之路。

空海之路

我们这次到高野山的直接因缘,是参加高野山结缘灌顶法会。在日本真言宗中,结缘灌顶是针对一般信仰者和参访者的法事活动,分为春季的“胎藏界灌顶”和秋季的“金刚界灌顶”。通过参加法会,与佛结缘,亲身体验佛教的真理,在一般日本人看来是很殊胜的法事。灌顶在高野山的中心地——大伽蓝举行。全山的僧侣几乎全部出席,连续三天按照真言宗的仪轨,如法如律

地为各地赶来的参访者结缘。仪式开始后,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,钟鼓齐鸣,悠扬的清音梵呗直达云霄。日本的秋季,正是红叶烂漫、银杏金黄的美好季节。大伽蓝周围千年古树环抱,小桥流水潺潺,在诗情画意的大自然中,倾听大阿闍梨开示绵延两千多年的佛教的真理,让人完全陶醉在别样的时空中,浑然忘却今夕何夕。

在正式灌顶仪式之前,大阿闍梨向大家简单介绍了空海大师的生平和思想,特别提到了大师与中国的缘分。空海大师在年轻时就聪明天纵、才华横溢。804年,他作为遣唐使入唐,历尽磨难,最后到达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。大师本来准备在唐朝学习20年,但在遇到唐朝的密宗大师、青龙寺惠果和尚之后,命运发生了转折。据说惠果和尚对空海一见如故,含笑喜告曰:“我先知汝来,相待久矣,今日相见,大好大好。报命欲竭,无人付法,必须速办香华,入灌顶坛。”于是,三个月将两部大法传承完毕,又嘱空海曰:“……早归乡国,以奉国家,流布天下,增苍生福。则四海泰,万人乐,是则报佛恩师德,忠于国孝于家也。义明供奉,弘法于禹域,



空海大师像

汝其行矣，传之东国，努力努力！”

空海得到惠果的格外赏识和器重看来是事实，因为惠果圆寂后，虽然其门下千人，才俊辈出，但刚入其门仅半年的空海就被大家推举出来撰写碑文。传说当时顺宗皇帝非常欣赏他的书法，尊其为“五笔和尚”，甚至挽留他在朝廷做国师。从空海早期的遗墨看，他的文章格调高古，书法洒脱奔放，即使放在中国本土也绝对是上上之品。

惠果之后，中国汉地密宗的思想和实践虽然不绝如缕，但作为宗派却成为绝响。而空海之后，日本真言宗绵延1200余年，终成为深刻影响日本文化的重要宗教流派。可以说，汉传密宗虽然在中国生根发芽，但最终却在日本开花结果。其间的复杂因缘，一言难尽，而惠果与空海的宿世因缘却成为千古佳话。

千载之后，高野山大学的静慈圆先生发愿“重走空海路”，沿着祖师当年入唐的足迹一路考察，体验大师当年求法的艰辛，重新与中国佛教结缘。但因为当时的中国沿海地区还没有向外国人开放，这一计划进展并不顺利。后来，日本总理中曾根康弘亲笔写信给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

邦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，请求予以支持，事情才出现转机。静先生在这次引人注目的活动之后，又先后40次沿着“空海入唐之路”进行考察，结识了许多中国的相关研究者，沿途有了许多新发现。这次静先生知道我们到了高野山，当天就邀请我们到他的寺院清凉院见面。静先生送给我们他的著作《空海入唐之路》，讲述了他当年重走空海路的激动和感慨。时光虽然过去了20余年，但铭刻在记忆深处的情景似乎仍历历在目。

空海御庙旁的《景教碑》

高野山是日本真言宗的大本山，而空海庙又是整个高野山的信仰中心。空海大师入寂后，其法体被供养于奥之院的御庙。据说在其入寂几十年后，弟子打开宝棺，发现大师法体仍然栩栩如生，只是头发披地、指甲绕指。弟子们为其剃发、剪指以后重新归葬。可能是因为这些带有灵异色彩的传说，山上的信徒都相信空海大师仍然活着。每天分两次、在固定的时辰，有专人将做好的饭菜送到御庙供大师“享用”。这在局外人看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，但在真言宗信徒看来，这是非常神圣的工作，是表达他们对祖师感情的最好方式。

御庙前的墓园，据说有三十多万墓主，其中不乏织田信长、丰臣秀吉等历史名人。这些墓主几乎都是真言宗信徒，他们不仅生前笃信空海大师，死后也希望葬在大师御庙前，和大师一起等待弥勒下生。走在古木森森的墓园，似乎进入了时光隧道，遥远的历史迫近眼前。

让笔者惊诧的是，在通往御庙的主道旁，竟然赫然竖立着一通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。大家知道，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。唐贞观九年（635年）传到中国，建立了大秦寺。建中二年（781年）树立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在会昌灭佛（845年）时，被埋入地下。时光荏苒，

到了明代末年的天启三年(1623年),此碑在西安被偶然发现。作为外来宗教,基督教一直极力寻找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。当基督教徒知道早在唐朝时期,基督教的一支就曾经传到中国,并在中国兴盛一时,其激动之情是不难想见的。

这样一通具有传奇和神秘色彩的石碑怎么会出现在日本、出现在空海大师的御庙之前呢?我们从地图上看到景教碑的标志,就立马匆匆赶到那里去看个究竟。果然,在通往御庙的古道入口处,矗立着一通黑色石灰岩雕刻的石碑,字迹虽已斑驳,但仍然能够读出全文。上面记载的建碑年代为明治四十四年,即1911年。树碑者为英国比较宗教学家、作家伊丽莎白·安娜·高尔顿夫人。高尔顿夫人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代就提出“佛耶一元”的主张,1891年到日本访问时,为日本的自然风土和国民性格所吸引,之后曾在英国为日本留学生提供帮助,被尊为“留学生之母”,还发起为日本赠书活动,将几十万册欧美书籍捐赠给日本,为日本与英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。晚年,她为真言密教的哲学性和神秘性以及空海大师的风范所倾倒,决心在高野山树立一标志性建筑以体现她“佛耶一元”的理想,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景教碑复制品。高尔顿夫人在日本去世后,遵其遗嘱,被安葬于高野山景教碑的旁边。在满是日文的墓群中,赫然矗

立的中文的景教碑和英文的高尔顿夫人纪念碑格外引人注目。现在,宗教对话、特别是“佛耶对话”俨然成为一门显学,而当我们还在讨论如何对话、对话什么的时候,一百多年前的这位英国学者就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事业,并以其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,为我们树立了宗教对话的范本。不管人们是否同意高尔顿夫人提出的“佛耶一元”的思想,但不能不为她超越国家、民族、文化的葛藤和樊篱,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度思考宗教问题的胸襟和气魄所感动。宗教对话不应该限于口头的、笔头的辩论,而应该基于宗教慈悲、博爱的理想去做文化沟通、文化建设的工作。只有这种实践,才是真正有效的“对话”。

专修学院、高野山大学和高野山镇

前往空海御庙的路上,我们遇到了一队身穿黄色修行衣、脚踏木屐的队伍也朝御庙行进。这些修行者神情肃穆、秩序井然,却脚下匆匆。他们在御庙参拜之后,又整列参拜“弥勒石”、坛上伽蓝等处,每到一处都齐声诵经。看到这一光景,即使完全没有信仰的人也会油然而生崇敬之感。

这一队列就是高野山专修学院的学员。专修学院创建于1031年,可以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

的大学之一。学员在这里经过一年的学习,顺利毕业后,才能成为合格的真言宗继承者。在这一年中,学员严格遵守戒律,不能吃肉和五荤,不能外出,不能与外界联系,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不能说话,完全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。在老师的指导下,他们学习十八道、金刚界、胎藏界、护摩等四度加行。对一般年轻人来说,单是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就难以忍受,



高野山大学

加之每天8小时以上的严格修行,绝对是对人精神和肉体极限的挑战。在衣食无忧的当代,孩子一生下来就处于食物过剩、营养过剩的状态,长大以后也不把食物当回事,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,忘掉了对大自然的感恩、忘掉了对粮食生产者的感恩。而经过一年的“匮乏”生活,再享受过往习以为常的一切,必然别有滋味在心头。陪同我们的真圆法师也曾经过专修学院的考验,据法师自己讲,在一年功课结束、做完最后一次护摩之后,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下来。我们经常说日本佛教无戒,僧人可以结婚喝酒吃肉。这是事实。但几乎日本佛教的所有宗派都要求出家者在一定时期内(一般是一年),过严格的出家生活,这是成为出家者的必备条件。虽然这不能保证所有僧人一生道心不退,但绝大多数僧人都能够严格自律也是事实。

与专修学院不同,有120余年历史的高野山大学是面向社会的高等学府。在绿荫掩映下的高野山大学虽然面积不大、高楼不多,但教学严格、教学内容充实,同时还是世界知名的密教研究中心之一。

据说高野山的真言宗寺院曾有千座以上,但明治维新以后,寺院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特

权,许多寺院被荒废毁弃。现在坐落在高野山镇的寺院仍然有110座。如此多的寺院和僧人,使人口不到万人的小镇充满了宗教静谧和祥和的气氛。放眼望去,整洁的寺院掩映在参天的古树中,隐隐可见高高的木塔和盘旋翱翔的飞禽,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地共存共生。这里没有灯红酒绿,没有高楼大厦,也没有都市的喧嚣和浮躁。外面的人们要到高野山,先要坐电车到达山脚下的极乐桥,然后换乘索道,才能登上位于山顶的高野山车站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积淀,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悠然自在、满足于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。

我们在悉地院拜会了住持土生川正贤法师。法师一见面就用流利的汉语向我们问好,在介绍自己的名字“土生川”时,开玩笑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。法师早在1988年就到中山大学留学,并于1995年拿到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。回到日本后,利用自己的语言特长,在中日佛教学术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。现在除了寺院的工作,法师还在高野山大学担任讲师,讲授中文和中国文化。我们告辞后,法师亲自开车送我们回住地,我们走出很远后,还看到法师站在车旁双手合十地朝我们施礼。

下了高野山回到大阪,似乎从世外桃源又回到了人世间。大都市的喧嚣一下子变得让人感到陌生。也许让现代人回到高野山的古典世界里是一种幻想,但保留这样一块圣地和净土,让人们去体验、去静思、去回想,应该不是奢望吧。

(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教学理论研究所)
责任编辑 杨君



高野山镇